東北遊日記

寄贈 秋山文庫（伊勢湾台風水入本） 昭36修理製本

桑名市立図書館

秋山文庫
2-90
2

隻。

廿八日晴。發驛。經坊澤綴子。至大館。有城。即大炊所居。所屬之士三百余名。而其家臣又有三百許。戶數三千余。皆極矮陋。經釋迦內。宿白澤山內儀兵衛家。

文政四年。南部逋臣。下斗米秀之進。欲要津輕矣。即是驛也。行程十一里。儀兵衛為擾人方。職主南部津輕封疆之事。因其所語。頗知村間之事。本村有肝煎一人。長百姓十二人。肝煎每村一人。而長百姓。因村大小。多寡不同。代官近改為御扱役。每郡一名。御扱役巡郡。歲四次。春謂馬調。檢馬數也。夏謂人調。檢人

口及宗門也。秋謂諍馬。駒馬二歲者。定價市之也。往年駒馬至三歲。附之牝馬。今則至二歲耳。冬謂暮廻在。歛租也。田地。方十間。或十五間。因地肥磽。廣狹不同。是謂一人役。大率獲米二石許。歛租二斗五升至三斗。釋迦內有廩。即如向日所見。其法以十村為部。村數多寡。各處不同。民一口。歲出粟五升。或米三升。藏之。米蒸為糗。八歲以下。七十歲以上者。免之。始于天保甲午。而至嘉永己酉而止。每歲秋陽暴之。米價今升四十九錢。而尚為甚貴。往年十六七錢耳。米價賤而物價不甚廉。是農所以苦也。木綿一反極美者。直二貫百錢。炭重十貫。直二百八十文。塩一苞容三斗五升。直一貫六百十錢。塩取之野代。距此十六里。舟泝野代川而來。廿九日。晴。出山內家。至長波志里。有關。過四十八川。是地兩山迫狹。澗水迂回。如走蛇狀。而無修路之政。過者涉川。凡數十次。是所以有四十八川之称也。雪水奔漲。往々沒膝。冷不可堪。久保田至終子大館。稍有寬廣之地。漸地漸迫。至四十八川而極。乃有矣立嶺。川流発源于此者。皆注野代川。嶺雪深尚有二尺余。杉木蓊翳。其巔為鳥羽瑕。川与嶺。天之所疆鳥羽。

而佐竹矣不修其路者亦似非無故然津輕已不善于南部則其往來江戶不得不必由此而道路荒廢如此交隣之道果何如哉山內云往年下斗米蓋欲要津輕於此險也前事數日其党數十人徘徊村里雖土人為之疑懼又使仙臺人其鍛大刀數把不顧其直是其所以致敗露也下斗米之事余曾聞之山鹿素水質之安藝五藏向在水府讀藤田弗之助所著傳今又聞其土人語感其志惜其事不遂慨然作詩云兩山屹立如屏風一溪屈曲流其中山窮水極欲無路矣立之嶺當其衝杉檜掩天晝亦暗天以絕

險疆二邦聞說文政辛巳歲津輕就藩過此際南部逋臣米將真糾徒欲要遏禦衛幾日徘徊驚人視敗露忽空數年計地利人和兩得之自謂籌畫万無遺休言奇變出意外一時每与百禍隨君不聞鞜鈴上乘存一句初如處女後脫兎下嶺渡橋入關乃津輕所置驛曰碇關有溫泉浴焉經於阿仁亦有溫泉至石川直行則可至青森左折渡橋雪水方漲溢于橋傍石川取便道入弘前是津輕越中守十万石之都也此間田間小路雪水洋溢往々沒脛沒膝岩城山含雪高聳三峯魏然宛如富岳宜其俗謂之津輕富

士。碓関以北。愈進愈濶。至弘前。四望蒼々漫々。皆肥沃之田也。行程九里。

三月朔日。晴。滯弘前。訪伊東廣之進。伊東之先兵部。居奥之前田澤。或屬伊達政宗。或屬佗羽義明云。伊東云。津軽之海岸五十里。砲臺九所。大間越。金井沢。小泊。竜飛。三馬屋。平舘。大濱。青森。野内。三馬屋。原戍一隊。今稍減。僅百人耳。平舘。近設戍。比三馬屋更少。又有松前非常。海岸非常。各一隊。操練每歲輪操一隊。非常隊則輪操之外。更操隔年一次。每隊組頭一人。士三十人。物頭二人。卒各壮五人。長柄二十根。合

二隊。家老一人總之。學校謂舊古舘。古在城外。兼教文武。文化中。國用匱乏。乃徙于城中。狹小其式鄙。特置文學書學和學數學諸禮局。文學官。總司一名。小司三名。學士。嗣學士。會頭補。各四五名。典句十名。句讀師也。授業之法尤為有見。素讀卒業。則以次會講。小學史漢左氏詩書三禮易明律四書。書學官。學士四名。副學士二人。典筆七人。和數。禮。皆學士副學士各二名。和有典句。數有典數。禮有典禮。亦二名。舘以二之日講經。小司至副學士。輪次為之。以七之日講兵。山鹿流之師三家。輪次為之。皆子弟。悉得聽

之。去月廿五日六日。夷船過津輕松前間。增一夕繫泊。至晨乃去。意即前夜加人所語。即是也。夜微雨。二日。翳。至新邸。訪荒谷貞次郎。山鹿素水弟也。七年。前藩遣定府士十七名就國。新構邸于城門前。置之。荒谷亦在遣中。繞城四面而歸。將發。結束訪伊東。々々賦二絶送吾。二人。余次其一詩韻云。男児欲畧北夷陸。難奈吾無百万師。猶忻半日高堂話。幸為此行添一奇。鈴木善二郎亦至。談論久之。辭出。則日已中。離城市。越一橋。至藤崎而宿焉。行程僅一里。弘前杉森有劇場。近日演技云。四地之制。以二百坪。称一人役。然盈縮不一。肥瘠亦殊。其収穀。三苞至四五苞。間有八九苞者。苞容四斗。租三斗至六斗。多寡亦不同。而又有収少而租多。租少而収多者。田法之不均。天下之通弊也。而欲均其不均。則蚩々之民。不知乘除之所在。疑以為損下益上之政。豪農富户從而唱之。遂致謗議洶々。民生不安。水府之政事。是已。是治民家所當深察長思也。

三日。晴。発藤崎。經板柳。雀田。至御所河原。自此經金木至中里。是為本道。為士人所誤。至赤堀。舟渉岩城川。下西岸。至蒲原。復渉川。至富野。離川。々発源於矢

立嶺。經石川藤崎。注十三潟。藤崎至此。路常与川相隨。至是右折。取路田間。至中里。行程十一里。以故稍遠。

四日。晴。發驛。經今泉合津。過十三潟邊。越小山。々臨潟。對岩城山。真好風景也。下山出海濱。經磯町脇本。々々戶數百三四十。去年夷船之過。去此里許。越山出小泊。亦海濱也。戶數三百。行程七里。此与松前隔海相距七里。

五日。晴。推戶望之。松前連山在咫尺間。出驛沿海而過砲臺下。安砲二坐。以板蓆掩之。不得詳砲長口經。行二里。離海入山。々有澗。沿澗而登。是為寒沢。藩嚴禁旅人過此路。以故不修道。涉澗數次。深每沒膝。行里許。始至其巔。越巔而下二里許。雪深二三尺。愈下。澗流愈大。又涉數次。困苦太甚。作詩云。去年今日發巴城。楊柳風暖馬蹄輕。今年北地更踏雪。寒沢北里路難行。々尽山河万夷險。欲臨滄溟叱長鯨。時平男兒空忼慨。誰追飛將青史名。出海濱。是為三厩。俗傳義經騎渡松前由此。戶數百許。灣港可泊舟。松前矣之朝江戶。乘船亦到于此。經今別戶數灣港。亦与三厩相類。經大泊。宿上月。戶數僅十七八耳。行程八里。

小泊三廠之間。斗出于前面者。為竜飛嶺。与松前白神鼻。相距三里耳。而夷船幢々。往來于其間。比諸榻側容他人酣睡者。為更甚。苟有士氣者。誰不為之切齒哉。獨怪當路者。漠然不省。竜飛嶺之近地。有五村。曰上宇鉄。木宇鉄。釜沢。六十間。筆島。戶數共六十許。其人物曰係蝦夷人種。今則与平民無異。夫夷亦人耳。教而化之。千島唐太。亦可以為五村也。而奸商之待夷人。則蓋以人禽之間云。噫可惜哉。

六日。雲風栗烈。飛霰繽紛。至午後乃晴。朝發上月出平館。々々有砲臺。砲門七箇。而不常架炮。此与南部九艘泊。隔海相對。間僅三里耳。而內更有大海灣。此尤其要阨之處。臺位已得其所。而臺制亦頗佳。四年前。夷船一隻來于此。距陸里許。下錨。日放脚船一隻。乘五六人上陸。夜則還船。如此者凡三日矣。至二矢村。行程四里半。小泊至此。除寒沢三里外。路皆海濱沙礫。而其山勢突兀臨海。無田地原野。米穀皆仰於青森弘前。而嚴禁舟運。價甚二方金。村有舟載魚物赴青森者。因欲乘之。休憩舟子家。以待其發。舟子云。松前戶數三千。去此十七里。惠佗志千戶。三十五里。筥館五百戶。三十三里。與之地濱人。多衣白布衣。折

自評今而思之。臺位未為得也

樹皮以織之。名白割織。尤能堪雨濕。精者一端直一貫三百錢。薄暮發舟。遥望青森神田嶽。右視蟹田大濱諸浦。曉達青森。舟行八里。以人家未起。舟中又寒烈不可居。入海濱船鋪而眠。雪霰繽紛。青森一大灣港。宜繫軍艦數十隻。以備非常。

七日。天氣如昨。夜明。入青森市中而食。至野内有関。經栗坂。麻蒸。土屋。中野。山口。藤沢諸村。出小濱。亦有関。經濱子。清水川。口廣。狩場沢。有関。立柱標。限西北黒石矣津軽本次郎所領。東南盛岡矣南部美濃守所領。津軽之地。率膏腴而此間則多不毛。赤地至馬

一本脚下有之地二字

門。有関。盛岡所置。有砲臺。備砲一門。宿野邊地。戸數三百。九艘泊平舘至此。二十里許。海灣止于此。与田部鉛伏山相對。中間三里許。見泊船二十隻許。行程十里。土屋小濱之間。路稍離海。殘雪特多。

八日。天氣如昨。発驛。離海行平原荒漠中四里。至七戸。路与獵夫四人伴。二人持槊。二人負銃。皆被獣毛外套。率犬而行。去將獵熊。凡獵熊始于春彼岸。去年獲五六頭。而今無未獲。經藤嶋傳法寺。宿五戸。行程九里。藤魯前有川。謂逢坂川。依村名也。七戸而往。稍有村落田圃。然要之亦皆荒原也。圃中無菜無麥。

不見青蒼色。只存粟穄稗株。蓋收穫之後。不復墾也。道傍間有植樹木。非不繁茂。用心于椽榱種植。亦地悉可為良田茂林。惜哉。地曠而人不足。五戶訪藤田武吉。々來話。五戶地着之士六十名許。率稟祿甚微。散在村里。以耕為生。三戶福岡地着皆可若干名。南部多產大豆。漕于大坂者。皆馬載致之野邊地。收場數所。產野馬。是日所過荒原。亦連于牧場云。五戶々數五百。有川注荒川港。去此三里。九日。晴。風甚烈。未後陰翳。時有過雨。發驛。越淺水坂出淺水驛。始見麥芽寸許。至古町。有岐。可以赴八戶。

去此四里半。道東有四方嶽。以畏八戶領。野邊地七戶以來。所遠望也。至三戶。々數比五戶更多。土人云。地着士百名。同心四十名。驛傍有古城址。二百年前。盛岡侯都于此云。過蕎坂。經金田市福岡。越末松山。宿一戶。行程七里。而甚遠。一戶々數三百。魚鹽仰之八戶。比近諸村皆然。福岡一戶。米粟稊豆及漆林。稱最多。漆稅每株銅錢四孔。諸藩制札。多署侯名。津輕不署。秋田南部則連書家老姓名。

十日。晴。發驛。渡橋。行二里餘。有高原。々以北之水。過一戶三戶。至八戶。注于東海。以南之水。過盛岡。注石

卷港。北上川是也。經沼宮内。戸數三百許。一戸至是五里。有三四村落而無驛市。尖山連繞。荒涼畧如七戸以北。過北上山下。宿川口村。行程六里。甚遠。道右舍雪聳天者。為岩鷲山。南部富士是也。路逢大畑戍兵。大畑南部北外海濱。聞置戍卒五百名。以四月十月交番。南部之地。多産良馬。名於天下。而其利多在官。而不在民。々家産壯駒。至二歳。官為賤定其價。以價之半賜民。及鬻之。價遥貴于向所定。而官皆收其利。官之所收。歳二万両云。田圃間。絶無牛馬耕者。問之。云。上質堅牢。非鍬不可墾。果然否。農人常有守古之癖。田畯之誨。或有所未尽欤。

十一日。晴。未後有雨。発村。經渋谷。至盛岡。渡中津川橋。訪村井京助。至石丁宿焉。行程三里。是南部美濃守二十万石之都也。南部封地。里法六尺為間。六十間為町。六町為里。是為小程。七里有堠樹。是為大程。精米升八十銭。南部墾地雖大。少平坦肥沃之地。米粟不多。然以其僻在極北。穀價不甚貴。

十二日。微雨。巳時乃止。訪坂本春汀。至山陰村。訪江堵春菴母妻及遺孤文鼎。至長町香殿寺。拜春菴假葬所。春菴忠義之士也。以侍醫從駕于江戸。為奸臣

呀陷。繫于獄。乃自仰藥而死。幷哭之餘。不堪忼慨。閉藏題國風二首。予亦題數句云。人疲勝天亦何久。請俟他年天定時。云。男兒報國一死足。黃泉之下君瞑目。渡夕貌瀨橋。觀厨川城址。阿倍二酋據于此。實八百年前事。而溝塹今尚可認。城據北上川為險。訪山田齊官。瀨山命助。二人皆坐春菴事。為呀禁錮。並辞不逢。未後。発盛岡。々々南北邊。皆列輕卒宅舍。間有掲板書其組者。尤為良法。渡北上川舟橋。過津志田村。方仆道樹。癈良田。新起妓樓數十家。南部國事。實可悼哉。宿郡山。行程五里。盛岡堂是。大道如砥。其直

按建武二年八月足利高氏公族家長為陸奥守者陸奥斯波地因称斯波氏焉郡城跡豈是郡實歟

如箭。道松欝蒼。郡山有一小墟。是為斯波御呀城址。驛繞山腰。断為二部落。戶數頗多。夜雨。南部鈔幣。蓋坂都豪商呀出。署商三人名。雖不知其制度何如。安得非國用乏缺。不得已。屈膝於豪富。以弥縫目前者哉。堂々大藩。不能行國鈔。而用商鈔。其如國体何哉。十三日。微雨。午時乃止。発驛。經石取。至花牧。有城道傍有輕卒之家四十戶許。過驛渡橋。又有輕卒四十戶許。至黑沢尻。以和川雪水方漲。不可通舟。宿于此。行程九里。是日始見梅花爛熳。黑澤尻戶數三百。而花牧稍多。石取一小驛耳。

十四日。晴。発駅。舟渡和川。至鬼柳村。有関。南部封地疆于此。盛岡至鬼柳。左右有山。而山間稍寛廣。蓋南部封内沃地此為最。至相去。有仙臺関。自是以南地形益寛廣。又舟渡一川。至水澤。伊達將監采地也。禄一万五千石。至前澤。三澤頼母采地也。禄三千石。至中尊寺。離道入山五六町。有十八坊。杉樹翁鬱。頗有幽邃之致。寺藤原氏所創也。曾聞之鎌倉僧。源羽林既滅藤原。見此寺宏麗。謂二衡時跋扈與州耳。尚且有此大伽藍。況吾為天下總追捕使。安可無大管造乎。乃管二階堂。經山目渡岩井橋。宿一関。田村右京太夫三万石之都也。行程十三里。々法与南部同。但以小程六里為大程。即三十六町也。

十五日。晴。將迂路觀石巻港形勢。治装訪佗世岱太郎。発一関。左折入松島道。經鹿沼和久津。出石森笠原。内記采地也。禄千二百石。經黒沼。宿登米。伊達式部采地也。禄二万石。家臣頗多。式部第擴高敞地。塹墨環之。隱如一城堡。行程十一里

十六日。翳。發駅。舟渉北上川。沿川而下。至柳津。布施其采地也。禄千七百石。至飯野川。大立目下野采地也。禄千二百石。北上川至河股。分為両岐。西者直注

石巻港。而其東者。即飯野川。而注氣仙。港曰乙巴。舟
渉飯野渡。又渉舟場渡。入石巻。行程八里十二町。石
巻分管四名主。石巻四百戸。地田六十戸。住吉八十
戸。門脇百八十戸。東岸為湊。四百戸。港船数七八十
隻。川口沙渋。往々傷舟。本藩出米於海舶。或曰。歳七
八十万石。或曰。三四十万石。果如何否。北上川傍置
番所二十余所。禁關出。然關出者。不可勝数云。湊及
住吉。有米廩。又本藩。及南部矣。一関矣。皆置會所。登
米大夫亦置之。皆為海運也。登日和山。以縦覧山係
葛西城址。今置鹿島祠。地形高敞。臨川与海。一関至

石巻。絶無大坂峻嶺。土地恢寛。田野肥沃。而道路四
通八達。旁径多岐。獨石巻道。最大矣。精米升直七十
五孔。仙臺所行銅銭甚少。皆銑銭之極弊悪者。鈔幣
有一歩札。二朱札。原与金相抗。漸失其権。今則一歩
札三百七十五銭。若四百銭耳。
十七日。翳。發驛。至矢本。太道平直。砥箭不啻。左右皆
平原荒莽。土質沙土含潤。開墾可以為美田地。意人
力未足也。経小野。舟渉成瀬川。々口亦可泊舟云。取
便道登富山。々上有寺。望松島。一眸無遺。秋天牢晴。
則見富士山。千未位。故以名云。山有杉栢良材。下山

出高城海濵。有塩田。史越一小坂。至松島。舟至塩竈二里半。陸行則三里云。是日陸行七里半。夜雨。十八日。朝微雨。已而晴。訪塩竈別當鈴木隼人。々々導吾二人。登法蓮寺。々地高敞。可望松島。寺有藩侯所臨之室。拜塩竈明神祠。是為陸奥一宮。有古鐘。按文。明應六年所鑄。有大旦那留守藤原朝臣藤王丸之文。留守氏。登米太夫伊達式部之祖也。祠有神馬。藩侯每世献一匹。九月十七日祭事。候在國則来詣。仙臺封地。最禁賣色。而以塩竈石巻。船舶所輻湊。不禁焉。未後。発塩竈。至市川。観多賀城碑。有詩云。多賀古址尋古碣。蝦夷鞆鞨字尚新。憶昔　朝廷壮遠圖。吞胡氣象慨百蕃。千余年後問往事。空使男兒淚沾巾。」經今町。過燕澤。観弘安五年里末清俊所建碑文。怪奇不可讀。相傳。鑑倉圓覚寺開山祖元。為蒙古戰亡者建之。時有忌諱。故省字畫而隱之。過原町。横出大街芭蕉衢。是即中山道也。貫街市。南北長二里許。行程四里半。訪入江長之進。々々々々延任記錄役。出入評諚所。々々々々置町奉行二名。記錄役六七名。以司刑法。藩制居是官。雖同藩人不許妄接。因不得相見。其弟及其父推太夫出接。款誂移晷。辰時至國分

街宿焉。其弟送至寓舍。

十九日。翳。求接養賢堂學頭大槻格次。々々使塾生

炙木友弥来。友弥羽之上山侯松平中務少輔之臣

也。談話数次。相伴至城之前門。廣瀬川繞城前而架

板橋。々内曰川内。亦多士大夫第宅。城背擁山。々後

峯々相倚。直接羽州。至街市東邊瑞鶴丘。一名釈迦

堂。地稍高敞臨平田。建天神祠。昔政宗公之撰城地。

以此及石巻之日和山青葉三所。請次於幕府。々々

乃允青葉。即仙臺城也。固。今則植櫻樹。為士庶遊楽

之所。有剽場。三四五月之間。毎天晴演技。是日陰翳。

故不演。假設賣酒茶餅餌店。頗有江戸風。聞剽場不

特此。五月之後。更移他処云。午晴還寓。未後至養賢

堂。學官二人。引吾輩周旋于堂中。堂。丈化年間。拔大

槻民治為學頭。增廣其規制。入大門。右為斂槍場。左

為學頭舍。即格次所居也。左折而行。渡橋正面為堂。

堂左有聖廟。門扁中和二字。堂右為諸生寮。堂方二

十四間。有両階。右為君侯所臨。左為諸士出入處。中

夾及左右前後五區。皆方五間。中區為君侯視學。諸

生進講所。後區為君侯安息所。四隅為霤。亦皆方五

間。東南植梧。南西植竹。西北植松。北東植梅。是謂梧

庭竹庭松庭梅庭。後區之後。三區平列。謂亥子丑。各廣五間。長三間。左則寅卯辰。前則己午未。右則申酉戌。廣長共同。四隅之區。皆方三間。四外繞以一間半緣通。區画井々。尤為可觀矣。習書素讀。箭法諸礼。皆習之于堂中。學校獨闕弓銃場。馬場則在學校後。學田一万三千石。己午凶荒。稍減。爾後開墾。今至一万石。去年起小學校于川内云。文學賞格。素讀試。終小學四書。則賞賜小學一部。五經則四書一部。小學四書。皆藩學刊本。講究試。終小學四書。賜左傳一部。五經則史記一部。周礼儀礼。則侯章上下。或朱子語錄

一部。養賢堂學頭。以世儒為之。班為番頭。管學校所士。及足輕以下。凡百四十八人。儒家學業。不称其職。則減其祿。或至其半。訪格次。小野寺玄廸。國分平三。亦来會。供酒食。談話藩臣等級。第一一門十一人。次一家。準一家。次一族。次着坐。次大番組。凡十隊。長曰大番頭。祿千石以上者任之。然拱其才能。不甚拘祿高卑。間有五百石以上者任之。副番頭。不拘祿高卑。以隊中士為之。大番任殿中番衛。為賓間番。每歲登衛十日。次組士。次旗本組。足輕四十八隊。每隊五十人。弓銃分隊。足輕地着者。不在此數。每歲正月二日。

為追立狩。清晨。侯親臨案內村。不拘士庶。捕雉取頭。
献于麾下。一番頭。賞銀錢三文。二番三番。遞減一文。
一番至三番。侯親臨賜酒不拘貴賤。是以衆皆爭先。
早曉得雉。侯未臨。則直趨城門而献之。是日足輕數
隊。射弓放銃。以為操演式。仙臺追立狩。与相馬々取
狩。並称以為壯觀矣。
廿日。翳森本及金子平作来。亦上山藩人也。午後伴
森本及藩人三名。詣瑞鳳寺。々在城背山麓。負山公
政宗。仁公忠宗。義公綱村。三廟在焉。登愛宕山。々眺
望極濶。近之街市第宅。皆在目中。遠之金華七郡。諸
峯。渺々可望。廣瀨川過其麓。帰寓。山本文仲来。云。安
藝五藏。欲見公二人。来自塩竈。謬聞二人已發也。未
時發此。申後。同國分。訪吉岡九左衛門。石川才八郎
亦會。終宿焉。仙臺侯封地二十四郡。四十年前。換歲
入實數。稟諸幕府。以一百二万三千石。見今大小臣
禄。共八十万石。大臣地着于采地者。星羅碁布于二
十四郡中。有四十八館。其他小禄士之地着。無往而
不在。入其疆。使人悚然。禄制有賜采地者。曰奉公人
前。合土地人民為已有。与禄者称家中。農称足軽。皆
充諸軍役。有賜地而不賜人者。是謂寄合百姓。租税

之制。共以四公民六率之。有以月賜稟米者。是謂扶持方切米。一人扶持米四苞。々容四斗五升。有以五月十月賜稟米者。是謂倉米。稱祿以貫。々五斗苞十箇。軍賦百貫三人。郡村管轄。每村肝煎一人。間有村大而一村置二人。村小而二村管一人者。肝煎下置組頭三四人。集三十許村。置大肝煎一人。有郡奉行。仙臺六十万石。分為奥西十万石。南二十万石。奥置三人。南置一人。巡郡歳二次。春視苗。秋視稻。奉行下有代官。々々下有村役人。民一戸。禁田過五貫文。以防兼并之害也。

廿一日。翻。辞吉岡家。訪桑原隆朝。至國分入江。訪大槻田邊森本于養賢堂。山本于醫學館。皆告別而去。申時發仙臺。行里許。渡廣瀬川橋。為長町。國分町至此。市廛倚疊。不暫断。過町則大道平直。左右平田。渡名取川橋。宿中田。行程一里二十町。

廿二日。晴。發驛。經增田。七千石。大内。岩沼。槻木。至舟迫。仙臺以南。沃野漫々。而至舟迫。左右山勢稍迫。阿不熊川流其傍。越小坂二三。而出大川原。地勢稍濶。道左有城址。宮内某所居云。過刈田宮道。逢弥八。々々斬奸之策定。欲必逢吾輩。以廿日朝発塩竈。至仙

臺。倍道兼行。日夜不休。追吾輩至福島。行程三十里。意遂不可追及。將復歸仙臺。至是相逢。無勝抃躍相伴至白石。同宿焉。驛前有川架橋。是日行程十一里。白石昔上杉臣甘糟備後居焉。後為伊達所拔。有城。今片倉小十郎居焉。祿三万石。市廛頗繁盛。城擁高陵。家臣宅舍繞之。市廛又圍之。川流帶其外。注入阿不熊川。城背有南部山。以本月廿日。練兵四方來觀者。以万數。市上有鬻行軍圖者。聞練兵之日。鬻諸操場。蓋江戶風也。弥八白河別後。至湯村。滯數日。至塩竈。又滯數日。至石巻。寓粟野木工右衛門家。弥八復姓名。曰安藝五藏。又以仙臺自古与藝不善。至今痛拒藝人。不肯入封內。變鄉貫。称備後人。別後有詩云。浮名恐累百年身。棄絶文章已幾春。昨夜松州誤觀月。又呼筆硯作詩人。有歌云。明日茂又櫻翳而遊奈武。今年計農春止思波。夜聞五藏定策。又為語其家國近狀。酌酒劇談。快愉甚。

廿三日。晴。吾二人將迂路至米沢。過驛右折。取路干乱山中。行二里。道右八丁許。小原村。有溫泉。浴者頗多。出戶澤。行程四里。此至桑折四里。津輕及羽州諸藩。往来江戶者。皆自上山至此。出桑折云。地方多製

楮帛。奥羽之地。率不種種。但名蠶桑。道傍多有桑圃。五藏送至戸澤。將以明日永訣。遂同宿。夜招淨瑠璃語。使語忠臣藏十二回。相見忙慨。淚數行下。

廿四日。晴。五藏期在延日。是以訣別。殊不勝情。五藏作与森田謙藏。鳥山新三郎。村上寛齋。来原良藏。上屋弥之助。井上壮太郎書。託吾二人。又招淨瑠璃語。使語忠臣庫八回。未後斷然捨五藏而去。經渡瀬関町。宿滑津。行程五里。

廿五日。翻。發驛。經坪田湯原。有関。過関里許。悪黨合。即奥羽界也。下新宿。嶺甚峻絶。嶺尽得平地。是為新宿。白石至此。皆乱山間。而道不甚艱。此以往漸進。山漸厚。有肥饒地。桑圃漆林尤多。嶺以南之水。皆入阿不熊川。以北皆入最上川。即注酒田港者。至高畠戸口頗殷。田係小田矣封地。經亀岡。至河井。新宿至此四万石。係米澤御預地。高畠有倉。標田御城米溜倉。其輸于江戸。必牛馬載。至阿不熊川。而後舟載。入浦河港云。過花澤関。渡橋入市。即米澤也。上杉弾正大弼十五万石之都也。宿荒町。

廿六日。晴。訪高橋玄益。求公藩諸學士。會藩侯將以明日発朝江戸。是以諸士繁劇。不得相見。米澤領。羽

置賜一郡。東畧中山六里。越畧玉川十六里。奥畧板
壓六里。綱木三里半。南畧則花沢。不能一里。有三百
余村。每村名主一人。或二人。欠代一人。村役五人。皆
撰平民中才能者。為之。置郡奉行一人。代官五人。掛
役四十人許。代官分足輕七十人許。郡村中。不置代
官所。々々在城内三之丸。糠目。中山。荒戸。鮎返。小
國。玉庭。六所。置城代。玉庭。在城西四里許。又地着足
輕。張番警固等。多用之。藩臣等級。高家四家。曰武田
畠山三本木二本松。分領家次之。八十二騎次之。大
小姓次之。三手次之。馬廻五十騎。與板。是謂三手。凡

八百人許。三扶持方次之。猪苗代。組外十八組。是謂
三扶持方。花澤。有原八町。城南二里。有南原。皆小祿
士之地着者。即三扶持方之類也。藩制。雖君妾不蓄
妾。除夫人在江戸邸外。國更有御部屋様者。亦率列
侯之女也。宮女十人。皆用藩士婦女。國産之最大者
為蠶及漆。蠶置蠶桑方。賤價賣蠶卵。以利下民。而未
詳其制度。漆則詳之。蓋提封以漆樹二十六万三千
三百十三株半為限。每株納粕漆重一錢九分於官
為稅。其稅既輕。而欲更利民。以銅錢八孔。代重一錢。
以納于官。漆直則實過之。漆實則官買之。米澤會津

諸地。製蠟燭鬢附。皆用漆實。米澤多用車運。一人挽之。載米一苞。々四斗五升。城外有諸士第宅。繞以溝塹。市廛又囲其外。夜以侯駕將以明日發。巡視市街。警戒非常者。自霄至曉。不暫止。

廿七日。晴。辰時侯駕発城。至大町。觀儀衛。奏騎而発。家老亦騎。其他騎從者三人。駕過板谷口。出福島云。群臣送者。皆着上下。駕已発。而吾輩亦発。行平路二里。越舟坂。至関驛。越松坂奈古坂。至綱木。有関。登檜原嶺。々上奥羽界也。下嶺則檜原驛也。山中多出椀皿材。樹名謂不奈。假塡以撫字。造椀器為生者。山間自為部落。是謂其小屋々々云。嶺上望磐梯山。即向至會津。勢至堂所望也。宿大潮。檜原大潮之間二里余。亦皆峻坂。而坂上殘雪尚多。仙臺白石。桃櫻大半飄零。新緑陰々。而此間櫻花盛開。而桃未開。樹葉未新。滑津以往。嬾巖未生。多用獨活為羮。大潮有塩井二。地中湧出。以手試之。則温泉。試之于口。則鹹。而其色赤黄。每歲四月至九月煎之。率得六百苞。々容四斗二升。但以費薪多。不能常煎云。是日行程九里。

廿八日。發驛。至熊倉田。此始為平地。至塩川。有二川。皆架橋。川発源於猪苗代湖水。流入津川。至若松。

行程六里半。訪井深志賀黑河内高津。志賀宅逢一
閑藩人佗世岱太郎。高津云。飯豊山北麓米澤封内。
有一村。相傳平氏一族所遁匿。本艸家佗藤平三郎。
中陵漫錄載之。會津封地跨六郡。會津河沼安積大
沼耶麻及越蒲原。南畏大内五里。西畏勢至堂九里。
東畏十里。北畏十九里。幽荒列國所爲憂。而獨北越
之地甚少。仙臺南部則數々有之。會津介于其間。北
越爲數。而北仙臺南部甚少。又聞會津絶無蠶賊之
患。北越亦然。

廿九日。微雨。發七日町。抵高津告別。渡湯川橋。湯川

瀧澤訂謬

古稱黑川。平藏号溜川。源此名也。過飯寺。至本鄉村。
々造陶器。市上多標御封瀨戸。捌問屋者。舟渡會津
川。々下流合津川。經関山。越火玉嶺。々上下二里。出
大内。經倉谷。至楢原。々々臨川。乃會津川之上流也。
沿川而上。又舟渡之。經長野。道傍有植人蔓者。云三
年而掘之。宿田島。戸口頗多。田野少。郡。大内至磯。五
万五千石。係會津御預地。置陣屋。總称此地方。曰南
山。驛傍有城址。昔長沼盛秀居之。屬芦名氏。是日行
程十一里。

晦日。晴。発驛。經川島。至糸沢。又入乱山間。越三王嶺。

是為奥野畏。水脉亦疆于此。嶺以北者入會津川。嶺以南者入下野絹川云。經上三世利。中三世利。至砂。澗流稍大。有高原嶺。攀躋二里余。始得其巔。々平原也。是為此行中第一高嶺。是以南為宇都宮矣。領有驛曰高原。宿焉。行程十一里。原上荒涼。氣候比平地稍異。此地駄馬。晝間服役。夜則放牧原野。

四月朔日。晴。發高原。下嶺三里。有驛為藤原。澗流發源于嶺者。至此稍大。即絹川也。經大原高德。乱山始盡。路皆与澗流不甚相遠。過高德。舟横絶之。自此為二荒社領。過大瓜。出今市。戸口繁殷。大道坦平。翠杉夾道。即所謂日光街道。而幕府諸二荒。由此道也。至二荒山。催一夫為導。社。造築宏壯。文采華麗。金章朱楹。銅瓦彩桂。爛々眩目。噫美矣。吾知雖使阿房宮大成。其美則固讓此万々也。有澗流繞其前。是為大谷川。下流亦合絹川。去此三里。有中禪寺。不詣觀為憾。

社率以二十年修造費用四十万金許。社領一万三千石。土人云。源頼朝之時十万石。果然否。市廛二所共千戸。夜宿鉢石町。行程十一里。社下法親王殿在焉。有三十六坊。三十六院。環之。又有祠官六人。伶人廿四人。地人七十五人。同心七十五人。附焉。寛永寺

法親王。以歲末歲初。及終時等。親臨。法親王臣百名許。亦居于此。

二日。晴。早発至今市。直行即幕府所由之道也。二里而有大沢。社領止于此。右旁有一路。是為例幣使道。吾輩將抵足利觀學校。因取路于此。經板橋路人云。昔板橋將監居焉。至文狹。二荒至此五里。社領止于此。社領之地。道傍列植杉樹。渡滑川橋。經鹿沼奈良佐原揄木金崎。至合戰場。々々。不詳其所以名。或云。宇都宮弥太郎。与壬生忠宗戰所也。距此不遠。有壬生村。宿板木。々々与嘉右衛門新田。市街相連。戶口繁殷。有旗本士畠山民部少輔陣屋。采地三千石。

行程十二里。

三日。翳。發驛。渡橋。有岐。右折而行。經富田。茂呂。犬伏。天明。又有岐。左則例幣使道。而吾輩右折至足利。宿焉。行程。路亘都賀安蘇足利三郡。鹿沼而来。至是。宇都宮。壬生。佐倉。濱松。関宿。古河。封地。及旗下士采地。參伍相雜。又有御代官小林滕之助支配所。抵學校。正門扁曰學校。往昔小野篁所創。旧在去此数町十年寺村。後徙于此云。慶長年間修造。定以學田百石。拜聖廟。々扁大成殿字。廟中分為三區。中安孔子木

像。々甚有古色。云宋代物也。像側列顔曾思孟木主。左置小野篁像。右區楣額入德二字。正門外。旧有入德門云。廟門与正門相當。額杏壇二字。觀文庫。經史諸書畧備。内有宋版本。及上杉憲實手書學校公用等字者。最為可珍。此地四遠皆見名山。南為富士。西為淺間。東則筑波。而北則日光。南西隅小山。曰淺間山。似尼丘山。東北隅有両甲斐山。足利氏之時。長尾但馬守所城。封地十八万石云。夜微雨。

四日。晴。朝発足利。過十年寺村。猿田村。舟渡覚川。沿川而下。過梁田驛傍。是即例弊使道。而吾輩不由是。沿川直下。梁田驛名。亦以為郡名。離川至荒萩。有小橋。名落合。二野之界也。越橋則邑楽郡木戸邨。而館林所領也。行一里許。入館林。秋元但州六万石之都城也。欲訪三科文次郎。抵大手門。問守門者。々々々云。三科宅在城内。法不許入旅客。因至店町。作書遣价。會文次郎不在。索然而去。聞藩近卜地于三丸外造操場。士人相聚。身親役作。雖不詳其信否。實為一佳話矣。行一里余。羽附。若田。二村之間。立木柱。書曰。自是東西南舘林領。至板倉。右折取便道。舟渡小川過高島天神社傍。出刄根川堤上。沿川而下。至泉見

一舟載人而下者。呼而乘之。足利至是六里。舟去館林里半。河股哮発。每月以四九之日至関宿者。下川少許。又有一川。自左方流入焉。即向呼渡覺川。及其他諸川相合者。是称坂東二郎。下川二里許。左岸為中田。右岸為栗橋。即奥州街道也。上陸有関御代官竹垣三右衛門支配所。反舟。又下少許。川分為岐。左則刀根川。舟由右川下。至関宿。上陸而食。時日已暮矣。是日宮部作五七言絶句各一首。乃步其韻。賡歌曰。遊歷幾年渾是客。晩花新葉子将還。擔山白水且休説。不耐憂思塞胸間。曰。積雪又殘花。與君徒然還。

獨羨吾蠱子。已在英雄間。又乘一舟。順流而下。直達江戸々々橋下。関宿至此十三里。風力甚勁。且驟且醒。以五日巳時。達焉。乃抵鯆町。投鳥山家。土屋兄弟。及越後三条一向僧北条秀英。寓于此。相共劇談。至夜宮部帰邸。余猶止焉。將有呼處。次日。藩人來。懇勸帰邸。余以前日之言与前日之志拒之。藩人云。子之亡。官不甚分。蓋以子初得遊歷之許也。然子之得許。以十月為限。過限則罪不可測。及限而還。則官或不深罪。今急還邸。服其罪。然後再申素願。徐贖其罪。亦未晩也。且子非負國家者。十年之後帰國。則其學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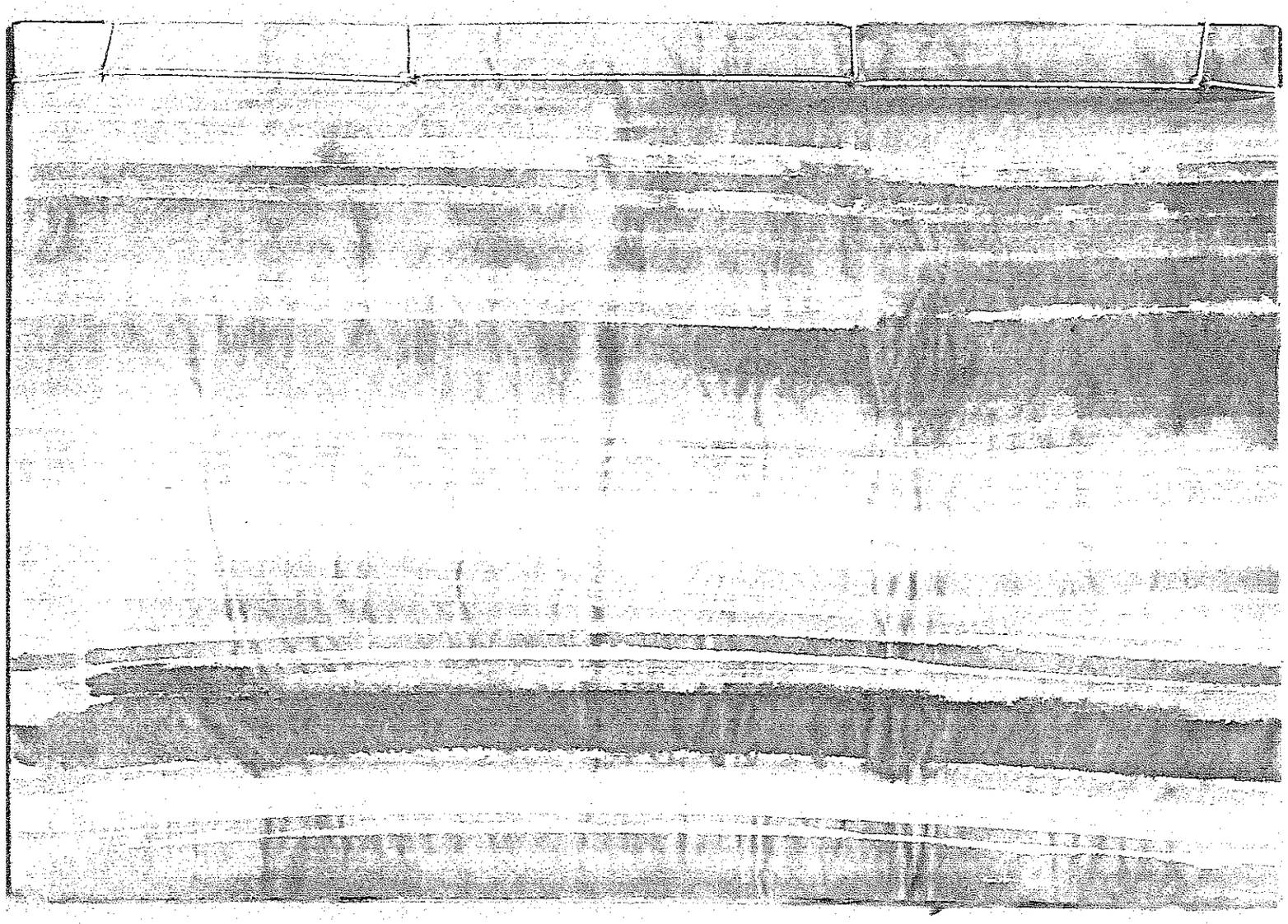
已成身已無所容。不如急還為容身之地。然後出成其學也。宮部亦以余亡。謂為己故。徐必還之邸以塞其責。論之甚力。於是歸計決矣。以十日入邸。井上壯太郎太郎以是日發邸歸國。乃走筆作序曰。井上壯太郎曾以血氣犯科獲罪。忼慨愧赧。不能自堪。將屠而死。會官裁有望外之恩。於是感憤負笈東遊江戶。折節讀書。將大有為焉。今茲四月。有故學未就而歸。來告吾曰。吾之歸。實無面目以見父兄。雖然事亦不可已。為之如何。余乃憫然曰。吾子實無面目以見父兄矣。而吾則有更甚焉者。吾尚執匹夫之諫。為唐突之舉。上犯邦典之重。下貽父母之憂。其罪固天地所不容。然自誓以謂。前罪已不可追。但有盡一身之力。繼之以死。勉立後効。以贖之耳。苟能卓然自立。不顧俗流。直以古之大丈夫為師。毀譽利害。毫不足以動吾心。則可庶幾也。吾子向已不辭其死。則於吾言。固將有豁然。古曰。同病相憐。吾子之病。吾固憐之。而吾之病。吾子幸勿契。他日子歸于山陽之陬。時々出此文誦之。其心有憶于東海之濱。居數日。歸國之命下。於是愕然。初覺為所賣。而今則無可如何。交朋來者。皆憮然相予。或曰。子能途而亡乎。則為之。謹勿途而留。

余曰。匹夫匹婦。尚能引決。大丈夫誠重死矣。知不能知為人所賣。至所賣。又求苟免。益見其拙。且吾計數蹶。而志則益壯。志壯則安往而不可成學矣。

余以逋亡之罪。壬子十二月八日。削籍棄祿。賦此示諸友。

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二語吾常愛。服膺書諸紳。四海澄鏡。二百春。豈祿幾人襲祖勳。時平無復斬將寨旗亭。政清寧有排閶屯。裾人。魚躍龍潛皆自得。息波浩蕩豈有垠。嗟吾拙頑覆家門。俯仰何面對乾坤。吾罪万死猶尚輕。故遂沉賜自在身。艱難崎嶇非所問。誓蓄節義報國恩。与人傭作有匡衡。弟子都養乃兒寬。孫敬閉戶繩繫頸。仲舒下帷不窺園。青史所記載。一々養吾真。一朝業成卧故山。松陰梅下烏角巾。時向世事迴頹波。且為古道解糾紛。致君沢民雖已矣。立說濟世尚可言。有是死後可謝祖。有是生前不負君。敢為窮途不堪窮。屈節失義徒沈淪。有客誠我語諄々。努力可邀恩光新。全人不答愧滿面。此言到吾果何因。寧忍百年報國志。翻陷一身祿利間。

東北遊日記終

慶應四戊辰年七月

大阪心齋橋通唐物町北入
河内屋吉兵衛